

太平门记忆

□李根萍

太平门是明代南京城的13座内城城门之一,处在钟山与玄武湖相接的位置,建在钟山向西延伸的富贵山、覆舟山之间,是扼守钟山通向城内最近的通道,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
1955年至1958年,为拓宽马路,太平门和与之相连的360米长的城墙被野蛮地拆除,只留下东西两侧,富贵山与九华山上的残断城墙。2014年,时隔56年后,太平门在一波三折中复建竣工,又重新矗立在原址上,回到人们的视野里。

原南京军区大院毗邻太平门,门口街道称太平门街,大院的北门常习惯叫“太平门”。我常在太平门出入,也常在此考究,对这座饱经历史沧桑、经受战火洗礼之门可再熟悉不过了。

史料记载,朱元璋建都南京修建城墙。时人认为,京城内十三门,上应星宿。太平门,属于北斗七星中的“天权”星,位于斗柄与斗勺连接处,而太平门一带则为“贯索”——紫微斗数星曜之一,主“词讼”。于是,刑部、都察院和大理寺的天牢就设在太平门外。朱元璋还在太平门外立牌坊一座,上书“贯城”,他告诫朝中官员:夜观天象时,在“贯索”围成的星环中,如果没有其他星在里面,说明政简刑清;反之则说明有冤案。朝廷希望京城内外皆太平和谐,将此门命名为“太平门”,喻义城池天天太平,百姓日子太平,江山稳固太平。

太平门东面的钟山被人们称作“蟠龙头”,而连接此处的一段城墙被称为“龙脖子”;龙身一路向西,沿台城城墙至九华山、鼓楼岗、五台山,龙尾巴据说在城西的冶山道院。因这里地势险要,可扼守钟山,对于控制南京北部至关重要,且“龙脖子”一带是南京城唯一没有水体保护的城墙,使之成了城市防卫的“软肋”,故每逢战事,此处必是敌人选择的主攻方向。

1853年,洪秀全率太平军攻克南京,改名“天京”,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。为守住京城北面要冲,阻止清军的进攻,太平军加强外围重地,在太平门外、钟山脚下修筑起坚固的地堡城,山上筑起高大的天堡城,调来重兵,日夜值守,拱卫太平门,保卫天国都城之安危。

那一年,42岁的曾国藩奉旨团练武装,抵抗太平军。5年后,曾国藩之弟曾国荃从湖南募兵三千,操练一段时间后,便率军一路向北,所向披靡。1862年,拿下安庆后的曾国荃率军,进抵天京城郊。两年围城血战,紫金山西麓,位于“龙脖子”一带的地堡城被湘军终于攻

克,太平军只剩下最后一道屏障——太平门城墙。

面对固若金汤的京城墙,湘军决定在“龙脖子”附近掘地道,安置炸药。与此同时,湘军用数10座炮台对城内进行猛轰。在炮火密集的掩护下,地道终于完工,600多袋火药被填在城墙下。点火前,曾国荃召开军事会议,推举攻城的前锋官,共有9人愿立军令状,记名总兵朱洪章位列第一。他们号称“先登九将”。7月19日,火药被点,轰的一声,天崩地裂,地动山摇,太平门城墙垮塌,短兵鏖战下,太平军渐渐不敌……

太平门坚固的城墙在爆炸中,轰然倒塌城垣二十余丈。直到1886年,内外交困的清廷才有财力重修这段城墙缺口,并立碑记事。时隔6年后,再重建了被毁的太平门城楼。

1911年辛亥革命时的江浙联军,同样将进攻重点选择在太平门。整天无休止地炮轰太平门的城门和城墙,历史厚重的明城墙天天被硝烟笼罩。很快,外围战线被突破,联军攻占了紫金山上的天堡城,然后从太平门冲进南京,又一次杀戮开始了,城门带伤,城墙垂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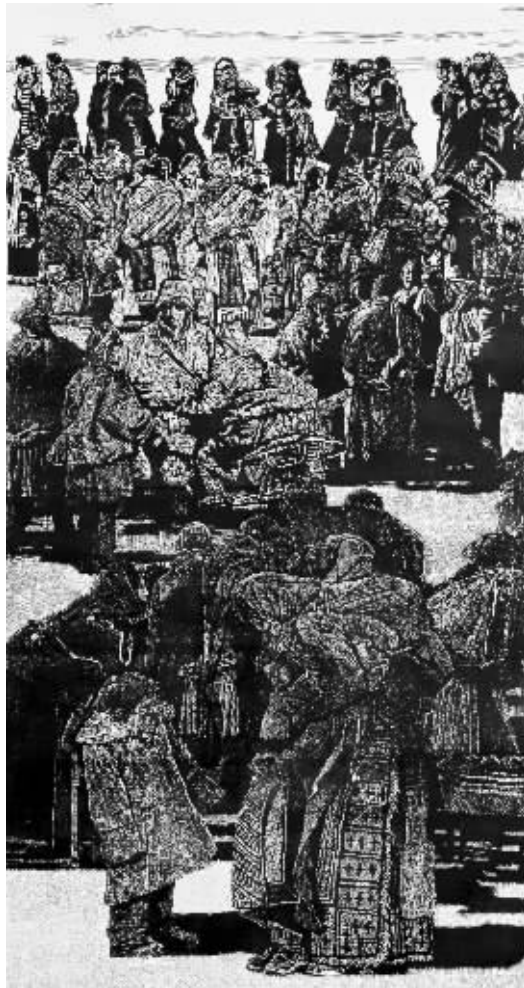
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,太平门一直也未曾真正太平过。第二年,国民政府《首都计划》里曾拟改名自由门,后被废弃仍用原名。福祸难料,国弱人欺。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10年后,太平门又遭惊天劫难。1937年11月,上海沦陷后,日军长驱直入,逼近国府首都南京,紫金山、太平门“龙脖子”一线又成为侵略者重点攻击方向。

城头铁鼓声犹震,匣里金刀血未干。为保卫首都,拱卫太平门,按照兵力部署,防守紫金山和太平门一线的为教导总队,总队长桂永清,参谋长邱清泉,指挥所设在附近富贵山的地下室。

12月1日,南京保卫战拉开序幕。数日后,在日军炮火猛轰下,紫金山、雨花台等外围阵地全部陷落,国军只好撤至城墙一线。太平门成了阻挡日军最后一道屏障。日军的炮火雨点般落在城门上下,门里门外杀声震天、血流成河、尸横遍地。最终,太平门还是失陷了。高大厚实气派的城门,到处都是侵略者留下的弹孔和刀砍的印痕……

今天,太平门段的城墙经过光阴打磨,已是青苔斑驳。然而,我在这门附近以及“龙脖子”处的城墙上,仍可见弹痕累累,炮坑遍地,有的砖缝里还残留着侵略者留下的漆黑的弹片。

太平门的历史,不会再次重演了。然而,这段历史,我们却永远不能忘。



《吉祥康巴》黑白木刻 李青

青石街 236号

NEW SUPPLEMENT

搭起豆架是立夏

□徐斌

如果你来我的菜园,一定乐不可支。园门开处,迎接你的,不是迎宾小姐,而是迎宾老太。她们梳着民国的发髻,穿着民国的旗袍,神情肃穆,仪态端庄。——其实就是一畦蒜地,却排出兵马俑的队列!于是你迈开方步,不敢言笑。

摘豌豆。豆壳还是绿的,豆米已经变成弹球了。每株豌豆的藤,都有一米多长,除了豆荚,还有白花。我把藤子拉起,理直,像牵起一根绳子,那些豆荚立时从地上爬起来,拽着绳子往上猴呢。就想到孩子,刚才还在地上打滚,你拿出玩具,他们就爬起身来,踮起脚尖,高举小手:“我要!我要!”

摘蚕豆。仿佛回到从前。妈妈用线穿起来,焐熟了,挂在手腕或者颈上,像玛蒂尔德的假项链。可煮罗汉豆,像鲁迅《社戏》里的那种。可煮茴香豆,像孔乙己吃的那种,——前年我去绍兴,买了两斤,味道平和,如同萧红《回忆鲁迅先生》里的鲁迅翁。

又掐人参菜(可能很多人都没见过),像猫耳菜,但是,比猫耳菜好吃,也比它好看!尤其是在雨后,那些茎,碧绿,那些叶,饱满,美到极致,举世无双。在它们面前,我突然感到语言的苍白无力,并且认为世间所有的美需要重新定义。等到仲夏,它会抽出数枝细

蔓,开满粉红碎花,像女学生脸蛋上的酒刺,散发出青春的活力。

还掐了茼蒿,不掐就要开花了。还掐了菊花脑,就像菊花的嫩叶,素面朝天,清香扑鼻。这是本地特产,外地没有。还拔了生菜,绿如翡翠,薄如绢花。还拔了小青菜。老菜籽都割倒了,铺在地上晒。在我的菜园,生命的轮回,是真实的存在。

转眼已是立夏。古人云:“孟夏之日,天地始交,万物并秀。”新荷乍露嫩绿,后园初发幽篁,还有樱桃的红、梅子的青、新麦的翠。但看菜园,四季豆、豇豆(又名一点红)、黄瓜、番茄、山药等等,藤蔓都起来了,像野孩子,漫山遍地地乱窜。我赶紧搭起竹架,把它们往上面赶,且用晒干的茅草把它们松松地绑起来,让它们向上攀爬。它们都很听话,都有上进的心。

今天,天气晴好,艳阳满天,照亮菜地和心情。罗纳德·邓肯有篇散文,叫《好天气》,写了一个盲老头的故事。他坐在门前,耳听八方,精聆八极,他比有些耳聪目明的人看得还远。他说:“看看那些剽悍的大白马,看看它们随风飘动的鬃毛,看看它们由雷电驱动的双翼。”又说:“你朝天上看,刮东风时,云总是像马群越过榆树林。”

透过豆架,我看到夏天俊秀的身影,越来越远,渐至眼前。

微观



马齿苋

董改正

母亲去菜园摘茄子,顺手采了半篮子马齿苋。野生而能欺正主的,野菜里好像只有马齿苋了。马齿苋能得如此,在于它喜肥沃,但不肥也可;喜湿润,但干旱也可;并且它还有一个爱好:在烈日下开花,且水嫩如春季花。

马齿苋像个“野孩子”。“野孩子”一般壮实,自愈能力强,生存能力强;能干,马齿苋的功能就很多,江湖人称“天然抗生素”。马齿苋又像野老,不大讲究,但是生活经验丰富,故事多。老北京叫它鞋底儿菜,因它与老式的鞋底颇为相似。它还有个外号,叫“死不了”,这就很神气。一个毒日头晒下来,地都晒焦了,它依然青翠欲滴。拿它到竹绳上晒,还是生气勃勃。我母亲的办法是,拿草木灰跟它一起揉,然后再晒,一会就干了——只是可惜了它体内的那么多“乙醇浸液”,全浪费了,这个她不懂,她只晓得儿子喜欢五花肉烧干马齿苋。

梦诗

庞艳秋

梦中作了两句诗:去花怀中远,怀旧美人香。醒来后咂磨好久,不解其意。忍不住将熟睡中的他拍醒,轻轻问梦。他说:“这两句诗写得真好,尤其是后一句。”他又说:“这不是你作的,你以前看过的,有印象,今日梦到。”

若被他说着了呢?可别闹刘心武的“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的笑话呀。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,是黄庭坚的诗句,有一次刘心武梦到,竟误以为是自己梦中所作。反正睡不着,我爬起来用百度GOOGLE等搜索引擎搜索一遍又一遍。唐宋词现代诗,并无这两句。得出结论:确实为我梦中所作。暗想虽为梦中所做,仍属原创,享受版权,不禁一喜。

嘻嘻……

茶盏

问远

大凡喝茶的朋友,多要经过几个阶段。起初,要茶好。过段时间,茶好还不行,好水,才能泡好茶。于是乎,用上了纯净水、矿泉水。再后来发现,不仅要茶、水好,还要器好。

茶器,多种多样。要一把好壶,煮水以日本铸铁壶为佳。泡茶,自然紫砂是首选,有两三千元一把的紫砂壶,也有三四十元一把的玻璃壶。其次,是茶漏,有竹子、玻璃、陶瓷、不锈钢等材质,好坏不说,总要弄一套。最后是品茗杯,也就是小茶杯,总要七八个。这些家当配齐了,似乎喝茶才算是有了一个新境界。

各种茶盏,说起来复杂,听起来玄妙,其实,对大多数人而言,只是喝茶器具而已,何必细究?茶,喝的是一种心境,心境好了,泥壶竹杯,皆可出尘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